



丹麦国会答辩 关注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丹麦国会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举办了题为“共产中国的司法状况”答辩会。这是由丹麦资深议员、丹麦人民党副主席索伦·艾斯普森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人权问题的现状，向丹麦外交大臣提出质询的答辩会。艾斯普森在质询中指出：“根据国际大赦的资料，在中国有五百万囚犯被关押劳改，政治良心犯、牧师、律师、法轮功信仰者、基督徒、西藏人，持不同政见者被关押在一千四百个遍布全国各地的集中营里。许多集中营注册成了经营公司，他们有最容易管理和最廉价的劳力。那里还在进行着活摘器官的罪行，无论什么类型的器官、血型，他们都能够供应，并从中



谋取暴利。”

二月二十六日，国会对二十二日答辩会上由六党派共同发起的提议进行表决，一百多位议员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提案。提议中写道：“丹麦国会特别提出中国存在的普遍人权问题，呼吁政府为改善此一问题而努力。”



法轮功参加温哥华健康展

【明慧网】加拿大温哥华第二十一届健康展于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七日连续三天在温哥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吸引了大批民众。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健康展设立一个展位，每天都有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法轮大法五套功法演示，许多观众驻足观看，并有人现场学炼动作，不少人纷纷留下联系方式，有意参加即将举办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还有华人为母亲报名参加学习班。

北京交警：“天安门自焚”是政府安排的

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几篇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文章，想到几年前一次到医院去看朋友杨明（化名），聊起法轮功被迫害，说到“天安门自焚”事件时，杨明说，这个是假的。

接着杨明告诉我，他有个朋友在北京市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后，大家都很震惊，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交警朋友就告诉杨明：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杨明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如此看来，知道自焚内情的人还不少，特别是公安系统的。

其实，自焚事件漏洞很多，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的。一同事说，那是法轮功吗？那个王什么东一看就假，打坐的姿势都不对。我可看过法轮功的人炼功，根本不是这姿势。

也有人说，那个

“自焚”的小女孩（右图）不大对头，烧成那样，还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多痛啊，还能唱歌？编的吧。俺家孩子感冒发烧都懒得说话呢。



CCTV 的自焚画面：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在烈焰下竟完好无损；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身后等待，

直到他对着镜头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上。到底是灭火还是拍戏？2001年8月14日，自焚骗局在联合国会议上被曝光，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自 2004 年底，一本揭露中共世纪谎言的奇书——《九评共产党》从海外悄然流传到大陆，在民间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精神觉醒运动。到 2013 年 3 月 5 日，已有超过一亿三千三百多万中国民众突破中共的封锁，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



备受摧残 南京张本芳女士在监控骚扰中去世

【明慧网】南京市肿瘤医院门诊部张本芳女士，一九九五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后，张本芳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关押，备受摧残，于二零一三年元旦前后含冤离世，终年五十五岁。去世之前，她留下了一份血泪控诉书，揭露江苏句东女子劳教所、是南京市 610 洗脑班对她的残酷迫害。

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张本芳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江苏句东女子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她被罚站、揪头发、浇冷水、鞋底抽打、不让睡觉等，受尽折磨。被集体罚站在雨雪地里二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回宿舍，浑身湿透了；功友曾被双手铐着从背后吊起（脚尖着地）二十多天，有时一天只喂几口饭；一曾被关进精神病院八个月的功友，灌入体内的药物发作，难受迫使人在操场上跑、撕心裂肺的叫。有个功友在劳教前被男警察奸污了……一个功友因为不转化，被男警察打伤了腿，每天去车间干活得让人架着走；有位来劳教前曾被警察固定在警板上近二十天，大小便顺着衣服淌下去；一功友因不愿污蔑法轮功的碟片，被恶警从楼上往下推，跌得不省人事；一未婚功友，因不“转化”而被其协管用牙刷等脏物塞入阴道，造成严重的盆腔感染；有的功友被电警棍电手、头部、乳头等。

在“洗脑班”遭受的惨无人道迫害

二零零五年二月，她又被玄武门派出所骗去扭送南京市 610 洗脑班迫害十个多月：不许睡觉，罚站，不让洗漱、不准随便上厕所，无论天多寒冷，整日整夜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只给穿一件薄衣衫，当单位或家里来人探望时，才叫人临时加穿衣服掩盖迫害真相，等人一走便又强行剥下，否则就变本加厉的浇冷水、吹冷风、放冷气、罚她站在冷水中浸泡，泡的脚趾头渗血、双腿浮肿。

，因为不转化，后又被关进一个空房间，二十四小时罚站……因为困

倦而无数次摔倒，跌了爬起来接着站，头部多次跌得血肿、有时磕摔了牙，或跌破了手、面部等；因为发困而被浇冷水、因长时间站立、双脚、腿部都肿起来。门始终是锁着的，从防盗门的中门上递进饭菜，不准出去、房间里散发着十分难闻的气味。张本芳问：“不让上厕所不是逼人不吃不喝吗？”柏正辉说：“那你绝食好了，谁请你吃了，饿死了才好，死一人就少一个没转化的。”张本芳为减少大小便带来的麻烦。常常一顿只吃一口饭菜。”

有次恶人柏正辉逼迫她踩在自己尊敬的师父的法像上，她断然拒绝，柏正辉恶狠狠的用皮鞋边踢边对她嚷着“让你尝尝穿皮鞋男人脚的厉害！”她的双腿顿时一片血肿。挨打已成了家常便饭，有时柏正辉指挥保安打、有时自己亲自动手，柏正辉曾用一根长约一米左右、五公分见方的木棍打她双腿，最后棍子断了，还叫嚷着说“我就是要用法西斯手段来对付你们……”前后被罚站九个多月。令张本芳脱了像，体重只剩五十余斤。

张本芳生前控诉说：“因长期没睡觉，站立、受凉等，我整天头胀痛，脑袋嗡嗡的象有个噪音器，咳嗽、胸痛的难忍，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常需要弯着腰、倒立嗓子、再咳出去。虽是中年人，已骨瘦如柴，象个老人。后来，医生检查说脑子可能长了肿瘤，当时南京六一零害怕她死在洗脑班里，他们估计张本芳只能活半个月了，顺势敲诈家人一大笔钱，并直接对她和家人说：“放你回家你也活不了几天，出去后你们就为她准备后事吧！”

长期监控、骚扰

二零零五年底，张本芳从洗脑班被放回家时，皮包骨头，双腿浮肿、腹水，牙掉的只剩一颗，头沉的抬不起来，并不停的摇晃颤抖，背也驼了，左胸持续性的疼痛，四十多岁的人就像七十岁老人。张本芳生前说，“（从洗脑班）放出时，我身体已伤的不成样子，皮包骨头，别人都不认识我了，洗脑班的恶人认为我活不了的。”“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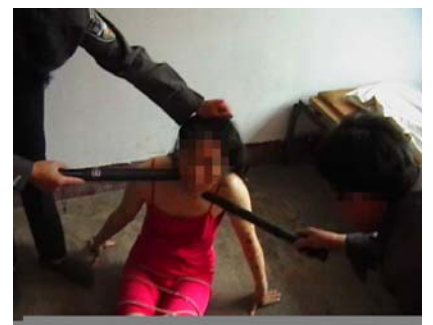
论怎样，我坚信大法好，坚持炼功，数月来身体开始康复，这给我的亲属也带来了安慰。”

南京市六一零人员发现张本芳没死，紧张起来，又打电话，又来人到家中威吓她和家人：“不许把洗脑班中的事讲出来，否则还抓你进去。”

张本芳被迫害放回后医院不让上班，每月只付八百元生活费，那时她的孩子正在读书，还要负担两个老人，经济拮据，丈夫怕受影响，与她离婚带走了儿子，从此天各一方，孩子不敢回家与母亲见面。居委会又在楼道口开了一个窗户监控她。张本芳从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至今时刻都在高压下生活，一直有人跟踪她。南京市“六一零”、玄武区“六一零”一年要到她家骚扰好多次。二零一零年利用她不在家，又用万能钥匙把门打开，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很多东西都被劫走。张本芳回来后看到这个样子又不敢报警。

二零一二年八月左右，柏正辉带着南京市六一零几人又到张本芳家，强行抄家。柏正辉又威胁说：“你要是对别人说我们是如何迫害法轮功的，就让你再进去，休怪我们不客气。”

一次次的邪恶行动，对于身体已被迫害伤残的张本芳可谓雪上加霜。张本芳被迫离婚后，孤身一人，到底哪天离世，都说不清楚，娘家人来看她时，见她已倒在地上。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